

1989年12月18日

筆名 何春蕤

題目

女人，妳為什麼非跟著「它」走？

原題

中國時報文化觀察版

雜誌

卷

期

號

頁

重刊

1

2

3

修刪

小

大

收錄

書名

出版社

日期

19

年

月

日

頁數

備註

女人，妳為什麼非跟著「它」走？

在服裝世界的文法中沒有假設語句，只有肯定的事實直述，它權威地向女人宣佈：世界就是這樣的...

就表面來看，服裝是一套語言，人可以透過服裝的語言向他人表達自己的身份、個性、心情、品味等等，可是，進一步的考察顯示，服裝的表達功能只是表相，事實上，服裝的語言系統及其指涉的含意實際地建構了穿服裝（及看服裝）的人，特別是女人。

為什麼女人特別受到這個意義系統的影響呢？我們可以由一個例子來觀察：一個男人即使穿得不合規範，社會還會再給他機會，透過他的言行，他還有可能改變別人對他的看法；但是，如果一個女人的穿著逾越社會規範（如許曉丹），那麼，別人對她的印象及評價會立刻確立，對她的言行也會很自然地以有色眼光來評價。

意識

服裝又如何建構女人呢？我們可以在此初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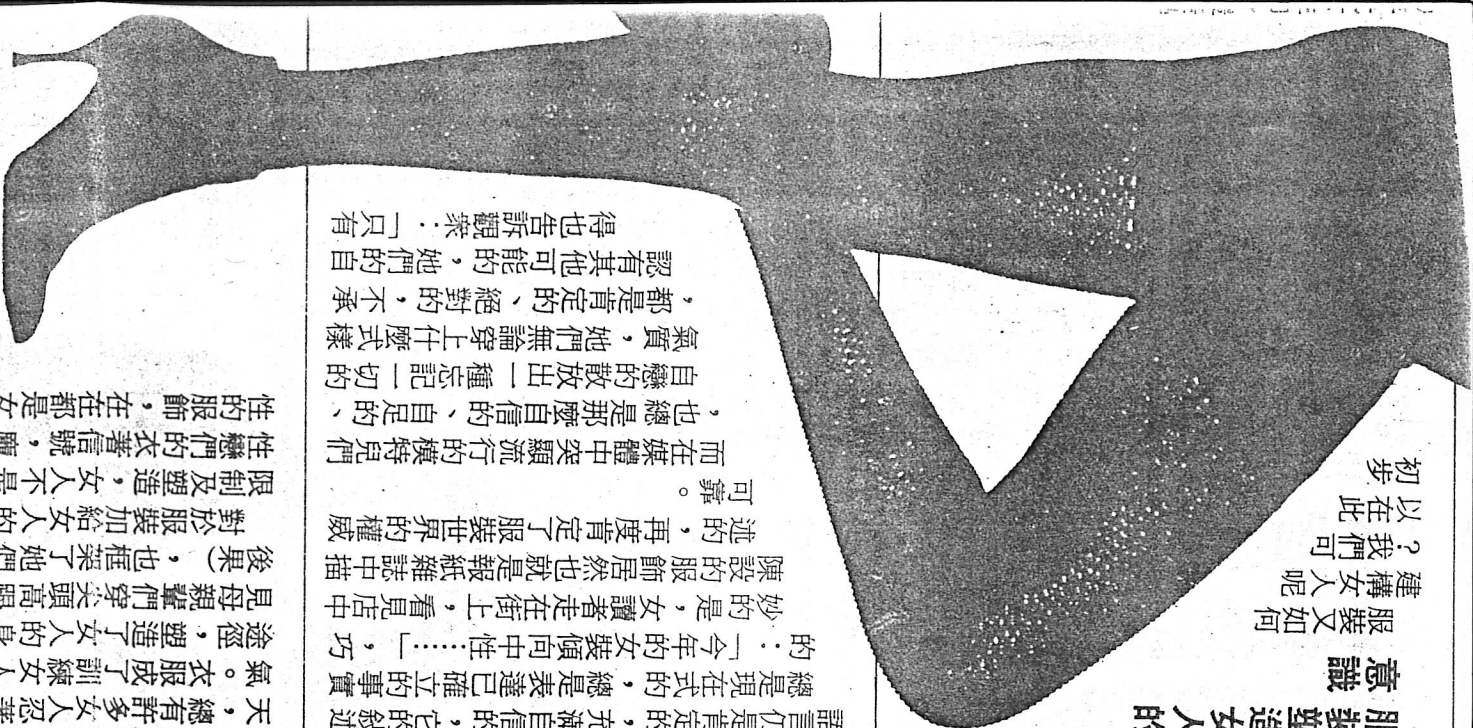
的來思考這個問題。在成為一個社會動物的同時，女人也進入了由顏色、式樣、尺寸構成的服裝系統，那是一個先於她存在的、充滿象徵及意義的世界。

在服裝世界的文法中沒有假設語句，沒有祈使語句，甚至沒有問句，有的只是事實的直述句：「套裝是今秋最佳的選擇」

「黃綠色系的衣裙為好動的妳添上幾分嫵媚」、「配件是成功的衣著不可或缺的焦點」……等。這些直陳的語句配著氣質過人的模特兒相片，權威地向女人宣佈她的世界「就是」這樣的，而在這種看來自然天成、不容置疑的陳述中，女人的意識被建構出來了，她很自然地同意「紅配綠、狗臭屁」的真理。

即使在服裝流行改變之際，服裝世界的語言仍是肯定的，充滿自信的，它的敘述總是現在式的，總是表達已確立的事實的：「今年的女裝傾向中性……」，巧妙的，女讀者走在街上，看見店中陳設的服飾居然也就是報紙雜誌中描述述的，再度肯定了服裝世界的權威可靠。

而在媒體中突顯流行的模特兒們，也總是那麼自信的、自足的、自戀的散放出一種忘記一切的氣質，她們無論穿上什麼式樣，都是肯定的、絕對的，不承認有其他可能的，她們的自得也告訴觀眾：「只有



我現在穿著的衣服才是真理，我是永恆的現在。」

透過各種情報網，女人終於相信了服裝世界的意義系統是唯一的道路，（至於是誰決定了今年要流行皮裙，那可不重要了），於是她也穿上了今年的服飾，而在她的意識中，她也感受到了「飄逸」、「柔美」、「帥氣」……等等令人滿足的情緒。

服裝左右女人的身體

服裝世界的語言塑造了女人的意識和感受，服裝本身則左右了女人的身體。於是穿了短裙的女人坐下時總是很謹慎地左扯右拉，換東西時總是僵直的蹲下而不敢彎腰，流行同時穿兩件相互套襖的丁恤的夏天，總有許多女人忍著一身的痠子追求帥氣。衣服成了訓練女人行動紀律的最直接途徑，塑造了女人的身體，（我們都看得見母親輩們穿大頭高跟鞋，甚至裹小腳的後果），也框架了她們的空間感。

對於服裝加給女人的各種意識和身體的限制及塑造，女人不是沒有反抗的。女同性戀們的衣著信號，龐克的、嬉皮的、中性的服飾，在在都是女人們抵禦這些壓力的方式，可惜的

是，有時候這些次文化的型式會被龐大的商品生產系統吸收成為另一種流行，而抵消其反抗的力量，而且，由於這些反抗往往是個別的行爲，再

加上我們的社會鼓勵女性彼此競爭，搜尋男人的歡心，故而使這些反抗力量無法凝聚，反而遭受到其他女人的排斥和批評。固然這些反抗的型式也是對女人意識和身體的另一些塑造，但是至少它們要求的是個多元的、包容的、異質的服裝世界，它們給女性提供的是更多的可能。

89.12.18 時 文欣 觀 察